



王彦艳 马国兴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| 汉 | 字 | 的 | 战 争 |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文心出版社



王彦艳 马国兴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| 汉 | 字 | 的 | 战 争

文心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字的战争 / 王彦艳, 马国兴主编. — 郑州 :
文心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868 - 6

I. ①汉… II. ①王… ②马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179 号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960 毫米 1 / 16

印张:12

字数:150 千字

印数:1 - 5 000 册

版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510 - 0868 - 6

定价:22.60 元

目录 } Contents

- 琴证 / 湘人 001
- 青眉 / 张晓林 006
- 天性 / 张晓林 010
- 漆匣 / 张晓林 014
- 蓝眼 / 冯骥才 018
- 桃花乱 / 周海亮 022
- 牡丹 / 周海亮 026
- 画手 / 曾宪涛 030
- 画坛逸事 / 韩贺彬 034
- 临街的窗 / 宋以柱 038
- 逍遥游 / 聂鑫森 042
- 治印 / 聂鑫森 046
- 指画 / 孙方友 049
- 伊文成 / 孙方友 052
- 敬惜字纸 / 赵长春 056
- 汉字的战争 / 嘉男 059
- 爱莲说 / 王海椿 062
- 琴砖 / 杨海林 065



柳元 / 杨海林 069

神梅 / 张国平 073

神手 / 张国平 077

安若素 / 赵明宇 081

书缘 / 赵淑萍 084

棋痴 / 叶仲健 087

棋子 / 杜毅文 090

名仕 / 段久颖 093

管城笔坊 / 无暇 097

遁笔 / 孙春平 101

善举 / 孙春平 104

荷之恋 / 梅寒 108

打眼 / 孟醒 111

闹鼠斋主 / 王往 115

访雪图 / 非花非雾 118

古书缘 / 非花非雾 121

悔棋 / 唐丽妮 124

大师的签名 / 陈敏 127

木槿 / 陈振林 130

赢家 / 戚富岗 134

谭墨斋 / 张居祥 137

小村人 / 沈祖连 141

名累 / 沈祖连 144

品画 / 韦名 147

穿蓑衣的垂钓者 / 刘兆亮 150

曹雨平 / 杨小凡 154



目
录

狐仙 / 王小二 156

菊痴 / 王小二 160

将军印 / 刘建超 162

神刻张 / 刘建超 165

动机 / 王琼华 169

《金陵十二钗》 / 吴卫华 172

血桃花 / 吴卫华 176

《康熙字典》 / 梁晓声 178

棋圣 / 韦延才 183



琴 证

○湘 人

春雨潇潇，雨湖岸边的柳树，绿蒙蒙，湿淋淋的，仿佛是一幅大写意国画。

不远处，是一条面朝雨湖的半边小街，开着一个一个小店铺，卖画、卖古玩、卖纸墨笔砚、卖钓具、卖虫鸟、卖京胡……因为下雨，街上很清静，青石板路面上，积盈着一汪一汪的水。

雨中忽摇来一把油纸伞，褐紫色，伞盖上击打出一片错杂的雨声。伞一直摇到“天风琴店”的屋檐下，然后收拢了。

“爹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今天下雨，你不是答应在家歇着吗？”

“我怕有人来换琴，就最后一把没换了，唉，我担心怕是等不来了。”

“哪能呢？爹，快到店堂里来歇着吧。”

五十多岁的蓟声，接过他爹蓟良真的伞，使劲甩了几甩伞上的水，殷勤地把老人引到店堂里去坐下，随即用一把紫砂壶沏上“铁观音”，恭恭敬敬放到茶几上。

蓟良真今年七十有六，是古城赫赫有名的专制京胡的高手。白眉白须白发，背微弓，走起路来气喘吁吁，眼睛里的光有些混浊。老了！他能不老吗？儿子已年过半百，孙子读完戏剧学院的硕士都留



院当老师了。

蓟良真这一生，到底制作过多少把京胡，连他都记不清了。他是十岁跟着父亲学习制作京胡的，劳作之余的必修“功课”，就是随父亲不厌其烦地去听京戏（戏票是名角们赠送的，他们的成就离不开上等的京胡）。后来，解放了，古城成立了制琴厂，他也就去当了一名技师。他自感制作京胡能出神入化，是在三十岁以后。之所以出手的玩意绝妙，第一是选料精：紫竹琴杆、黄杨木琴轴、上等楠竹琴筒、永州“黑质而白章”的异蛇之皮、象牙马子；第二是制艺精纯：琴筒的烤干、撑圆，琴杆的擦漆、缠弦，蛇皮的炮制、蒙粘，马子的镂琢、磨剔，还有琴轴雕成玉簪花之形，无一处不费尽心思；第三是他极熟悉京剧各个行当各个流派的唱腔，自己还能唱几口，京胡便能因人而制，名角在台上唱起来，可说是酣畅淋漓。蓟良真很自矜，往往在琴杆上刻上一行小字：蓟氏后人良真制于×年×月。

蓟良真端起紫砂壶，细细地呷了一口热茶。

“爹，味儿正吗？”

“不错，唉，我一世英名，就毁在那一年所制的琴上，惭愧，惭愧，我都无脸去见你爷爷了。”

“不是差不多都换回来了吗？爹。”

“还有一把，我就为等这一把琴撑着病歪歪的身子，死乞白赖地活着。”

“爹，你不能这样想。”说完，蓟声在茶几对面坐下来。

让蓟良真抱憾不已的事，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初。八个京剧样板戏风行全国，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平原作战》《杜鹃山》《奇袭白虎团》《海港》和《龙江颂》，专业剧团、业余演出队铆足劲亦步亦趋地排练、演出，普及得老妇稚子个个都能唱上几段。古城自不能例外，一时间，京胡也就成了抢手货。制琴厂忽然接到上



级下达的“政治任务”：半个月必须生产出三十把好京胡！厂部又将任务信任地交给了蓟良真，让他领着十几个工人日夜制作，一天也不能延缓。为了让蓟良真无后顾之忧，还特批让当时下乡不到一年的儿子——知青蓟声招工进厂。这么多把琴，时间又如此紧迫，蓟良真不可能都一一亲自动手制作，只能是大体上把把关，做到美观、音准就算可以了。半个月，做了三十把琴！看着那些琴，蓟良真恨不得一把火全烧了，这是什么玩意！更让他难受的，厂领导还让他在琴杆上刻上这样一行字：东风制琴厂蓟良真小组研制于×年×月。交琴后不久，厂里受到了表彰。那面红锦旗像火一样，灼得蓟良真心痛了好多年。

世道终于清平了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烟消云散。蓟良真一直惦记着那三十把琴，不知流落何方。那上面刻着他的名字，真个是毁了他蓟家的名声。他向厂领导提出重做三十把，把那些粗制滥造的琴换回来毁掉。厂领导说：“老蓟，别去提那档子事了，谁提谁惹骚。”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蓟良真满了一个花甲，退休了。又过了几年，制琴厂破产了，蓟声在父亲的指点下，开了这家“天风琴店”，制琴、卖琴，一家人衣食是不愁的。

蓟良真像换了一个人，精气神提上来了，整天乐呵呵的。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：以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艺，重做三十把京胡，然后贴出广告，换回当年那一批货色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三十把京胡，换回了二十九把，就剩一把还没有换回来。换回的京胡，老爷子毫不留情地砸碎后烧了，砸和烧的过程，使他得到一种温馨的慰藉。

那一把没换回的琴，还在人世上吗？

“爹，你身体不好，要多多保重。这下雨天，凉着呢。”

蓟良真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是心病，非药物可治。”



雨渐渐地大了,密了。

蓟良真说:“给我把琴拿来吧。”

“是,爹。”

这把琴摆放在一个玻璃柜里,已经五年了。是蓟良真的得意之作,琴杆、琴轴、琴筒、琴弓、马子,形制、色彩、纹饰,没有哪个地方不妥帖,地地道道的一件精美艺术品。他知道,这几年身手、眼力都不行了,这样的琴成了他的“绝唱”,再不可制作了。

蓟良真接过儿子递过来的琴,痴痴地看,轻轻地抚,然后,紧了紧琴轴,调了调弦,运上一口气,甩开膀子拉起来。

蓟声听出爹拉的是京剧名曲《夜深沉》。他的心在顷刻之间,跌入到一片浓重的夜色之中,远处响起了更声、梆声、水风声。

“好琴!”街上浮来了一顶橙黄的油纸伞,伞下有人用清亮的嗓子喝彩。

收了伞,走进来一个中年人,笑咪咪的,腋下夹着一把京胡。他把京胡放在柜台上,将收拢的伞靠在墙边,彬彬有礼地说:“敢问操琴的可是蓟老先生?这位可是蓟声先生?”

蓟良真收住弓子,放下京胡,站起来,说:“我是蓟良真。这是犬子蓟声。”

“幸会。幸会。”

“先生是……”

“我是博物馆陈列部的庄裕。因本馆登报征集‘文革’中的藏品,一位本地的退休干部,从现居外省的儿子处,寄来了他数年前收购的一把京胡,便携来请二位看一看,它应是出自蓟老先生之手。”

蓟良真的身子仿佛被雷击了一般,趔趄了一下,然后踉踉跄跄蹿进柜台,双手端起那把京胡,左看右看,上看下看,不由得老泪纵横,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

蓟声说：“爹，它不是回来了吗？你不必太伤感了。”

蓟良真抹干眼泪，说：“总算找到了，天意！庄先生，我有言在先：用我拉的这把琴，与你交换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！”

庄裕笑了笑，然后面色严肃起来，说：“蓟老先生，我知道你很爱惜自己的名声，听说换回的琴，皆毁于一旦，实在是可惜呀。”

“可惜？庄先生此语何意？”

“蓟老先生，你想，那个动乱年代，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啊，我们征集实物，无非是让后人永不要忘记。先生当时所制之琴，虽粗糙一点，却是历史的佐证，何必要毁之无迹呢？”

蓟良真愣住了，他怎么没想到这一层？哑默了好一阵，突然用手拍了拍脑门，说：“谢谢庄先生提醒，我是老糊涂了。历史既然存在过，岂能抹去？我不换先生的琴了，让它传之后世，这才是物尽其用啊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不过，我有一事相求，我欲将这把精心制作的琴，赠予贵馆。两琴一起陈列，世人在相比之下，更见出我当时的无可奈何，不知行否？”

庄裕向蓟良真一本正经地鞠了一个躬，说：“老先生的得意之作能存于我馆，是我馆的荣幸，实在是太感谢了！”

蓟声说：“庄先生，请在敝店坐下喝茶，我们正好尽兴一叙。我爹今日应是最快活的了。”

“好！”

雨依旧在下着，湖光迷蒙，堤柳荫绿。雨中有几只燕子剪剪而过，呢喃之声如珠子般跌落于地，脆脆的，圆圆的……



青 眉

○张晓林

有一方石砚，米芾给它取名青眉，他们相伴已经十余年了。青眉，产地应在徽州的青塘坑。这方砚的品相很少见，米芾在他的《砚史》一书中，曾数次提到过这方砚。

米芾有一个朋友，叫薛绍彭，也是个名气很大的书法家，在北宋书坛，有句话传得很响亮：“世言米薛或薛米，犹言弟兄或兄弟。”可见二人关系是不一般的了。

但也有人说，这句话其实是说米薛在书法上的造诣难分伯仲。

也有道理。

宋元丰五年。米芾途经惠州，拜谒苏轼后，疯狂地喜欢上了二王书法，开始到处搜寻二王墨迹或拓本。

有一天，薛绍彭遣人送来请帖，让他去樊楼出席鉴宝酒宴。

米芾踏上樊楼的时候，酒宴还没开始，墨宝已展在桌上，赫然竟是王献之的《范新妇》帖墨迹。

看见米芾过来，早到一点的人们给他闪开了一条道，好让他能走到宝帖的跟前去。米芾凝神静观良久，忽击掌赞叹道：“真乃神品也！”

众人问：“这是真迹？”



米芾大笑三声，也不搭话，端起酒杯，独自饮了起来。

整个酒宴，米芾都没闲着。他每喝三五杯酒就跑过去，站在帖前细细地揣摩一番。

酒宴结束，众人散去。米芾却磨蹭着不愿意走。

“癫兄，散席了。”薛绍彭提醒他。

米芾转过身，突然朝薛绍彭深深一揖：“请薛兄割爱。”

薛绍彭一愣，迟疑片刻，笑起来。“割爱可以，但兄得用青眉来换。”

米芾犹豫起来。

“舍不得吧。”薛绍彭拾起《范新妇》帖，卷起入匣。

米芾眼急了，一咬牙：“慢，我答应了！”

《范新妇》帖到手，米芾心里却又怎么都放不下那青眉了，一夜辗转反侧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米芾就去拜访薛绍彭。

薛绍彭正在书房画案上挥毫，见米芾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就知道癫兄要来，早泡了菊花百合茶等你。”

米芾嘴里喏喏，眼睛却一个劲儿地往画案上瞅。很快，满脸挂出失望的旗帜。

薛绍彭在一旁嘿嘿而笑，不语。

坐一会儿，米芾憋不住了，问：“怎么不用青眉盛墨？青眉温润生津，盛墨可增墨香！”

“我把青眉藏之金屋了，夜阑人静，独自拿来把玩，可是别具一番情调！”薛绍彭打趣道。

米芾怅然若失，快快告退。

后来，米芾又一连去了几趟薛府，也都没能见到青眉。

一天夜里，窗外下起了绵绵细雨。秋雨海棠。米芾又忆起青眉



来，一丝愁绪袭上心头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怎么也睡不着了，便披衣下床，来到画案前，展纸挥毫，作了一首诗。

砚山不复见，哦诗徒叹息。

唯有玉蟾蜍，向余频泪滴。

委婉悱恻。（插句闲话，诗里的玉蟾蜍，不是砚台的名字，而是用玉雕成的蟾蜍形状的水滴壶，供砚台研墨用水）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米芾还是忘不掉青眉。相反，青眉倒总是在眼前晃动，晃得他一阵阵心碎。慢慢地，米芾神志都有些恍惚了。

米芾为青眉写了一篇悼文。文中有一句话，说：“绍彭公真忍人也！”——用今天的话说：绍彭公真够狠心的了！

一日黄昏，墨宝轩轩主崔子范叩开了米府大门。他手里拎着一个华贵的木漆盒子。盒子打开，竟然是一方砚台。

米芾大吃一惊，这方砚台极类青眉。

崔子范说：“米公雅好砚台，不知这方砚台能入法眼否？”

米芾连声说：“好砚，好砚，不知需要多少银两？”

崔子范摆手道：“米公一幅《蜀素帖》就足够了。”

米芾心一疼。《蜀素帖》是他的得意之作，不想出手。又一想，这毕竟是自己所写，送出去，以后还可以再写呀！

接过砚台，米芾越看越觉得眼熟，连散发出来的气息都似曾相识，便问：“这砚台从何得来？”

崔子范神秘一笑，揖手告退。

得到这方砚台，米芾心里好受许多，竟然抱着砚台昏睡三日。三天头上，苏轼来访，米芾兴致正高，非闹着要苏轼为这方砚台写篇文章不可。苏轼略一思考，就写了一篇《宝砚铭》，流传至今。

隔一日，薛绍彭也来拜访，一进门就问：“听说癡兄新近得了一方宝砚？”



米芾想冷落一下薛绍彭，出出胸中的恶气，但憋不住还是把砚台抱了出来：“不比送你的青眉差吧？”

薛绍彭抚摸着石砚，暧昧地笑着：“简直又一方青眉啊！”



天性

○张晓林

荆公挥毫抄了一通《楞严经》，忽然想起了苏轼。

昨天黄昏，他在金陵驿站正与吕惠卿对弈，驿站胥吏走过来，递给他一道札子，然后陪着小心低声说道：“相爷，明日东坡先生要路过金陵。”

荆公一愣，随即醒悟过来。苏轼被他贬到黄州一眨眼五年了。半个月前，朝廷就已经下旨，改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，想是要前往赴任了。

窗外响起数声雁鸣。荆公推了棋局，浅浅地叹了一口气。他又想起那次文人雅集，苏轼给他的书法题跋的事来。苏轼称他的书法“得无法之法”，并且说，“世俗人不可学！”

荆公打心底佩服苏轼的眼界。

贬苏轼去黄州，荆公的心里是很复杂的。有时仔细想想，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来。

但是，有几件小事，却让他至今想起，胸口还有些堵得慌。

荆公原是个不讲究生活小节的人，他平日穿衣裳，邋里邋遢的，枯皱麻叶一般，领襟上也常是厚厚的一层油垢，明晃晃的，照汴京乡间的俗话说，在上面可以打火镰子了。吃饭也是如此，荆公喜欢吃萝



卜、大葱、辣椒等物，又不漱口，一说话，空气都变了味。

荆公生活上不讲究，可他在有些事上却很计较。他两次贬苏轼，其实都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关。

苏轼在翰林院任职时，荆公喜欢去找他闲谈。起初，苏轼嘴上还有几分遮拦，慢慢地，说话也就随便起来。

荆公著了一本书，叫《字说》，对每一个字都作一番解释。因此，荆公平日喜欢与人探讨一下字的渊源。有一天，荆公又与苏轼闲聊，偶尔谈到了东坡的“坡”字，荆公说：“‘坡’从土从皮，所以说，‘坡’乃土之皮也。”

苏轼笑笑，说：“按相国的说法，‘滑’应该是水的骨头了。”

荆公很认真地说：“古人造字，都是有说法的，再如四马为驷，天虫为蚕等。”

苏轼也严肃起来，朝荆公拱手道：“鸠字九鸟，相国可知它的出处？”

“不知，愿闻其详。”荆公真心请教。

苏轼说：“《毛诗》云：‘鸣鸠在桑，其子七兮。’那么，加上它们的爹娘，不正是九个吗？”

荆公愣在那儿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回到相府，荆公脸色还很难看。恰逢吕惠卿来访，就问：“恩相有啥不顺心的事？”

荆公愤愤地说：“苏轼戏耍老夫！”

吕惠卿问了缘由，很生气。“这样的轻薄之徒，撵出京城算了。”结果，苏轼被贬到湖州做了刺史。

苏轼去湖州当刺史了，荆公反觉得身边一时少了些什么。

湖州刺史三年任满，苏轼回东京交差另补。这期间，他已知道被贬湖州是因为冒犯荆公之故，所以，一到京城，他就先去拜见荆公，有